

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

学术的风采

程郁缀 龙协涛 主编

社会科学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

學 術 的 風 采

程郁綴 龙协涛 主编

社会科学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的风采/程郁缀,龙协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ISBN 7-301-09342-X

I. 学… II. ①程…②龙…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413 号

书 名: 学术的风采——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社会科学卷)

著作责任者: 程郁缀 龙协涛 主编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342-X/C·03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8.75 印张 48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程郁缀 龙协涛

《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一九五五年阳光明媚的春天,到今年金秋时节,正好走过了五十年风雨历程。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北大学者在蔡元培老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诲下,在这块神圣的学术园地里默默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篇篇华章!为庆祝五十周年刊庆,我们从中精选出一部分论文,悉存原貌,按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分“人文科学卷”和“社会科学卷”结集出版,书名定为《学术的风采》。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学术论文集!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北大学者们用心血写成的学术代表作,每一篇都堪称是精金美玉;它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大学这所百年名校五十年的学术沧桑,集本刊半个世纪学术精粹之大成;篇章句读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风采。

所谓学术的风采,首先体现在学术对民族的责任心和历史的使命感上。学术文化是民族的智慧,是民族的根基,是民族的精神之所系。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建至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北大学者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做经世济时、裨益民生的大学问,写心存社稷、关乎兴衰的大文章。本刊同北大历史上的学术名刊——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胡适先生创办的《国学季刊》,在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学术的风采,亦体现在学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捍卫真理的无私无畏上。学术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上下求索、不懈追寻真理的过程。北大学者在基础理论方面潜心钻研,所撰写的富有原创性的论文,很多成为现代学术史上该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一直被学术界奉为圭臬。岁月的风尘遮掩不住真理的光芒,不少论文不仅在当时、即或在时下,亦仍具有深广的现实意义。如果说探索真理是艰苦的、需要毅力的话,那么坚持和捍卫真理,

则更需要无私的襟怀和无畏的勇气——老校长马寅初坚持自己关于人口论的研究成果不动摇,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所谓学术的风采,还体现在学术的气象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风范上。袁行霈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每在于此。做学问也要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迫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北大的学术应当具有宏伟的气象,北大的学者应当具备大家的风范,北大许多前辈学者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他们气象非凡风范无边。”从卷首的目录上,我们看到了一长串为学术界所熟知的名字,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阵容。其中一些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严楔其学、星斗其文,苍柏其性、赤子其人,道德文章一直为学术界、教育界所景仰和传颂。另外选入了一些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富有生气的论文,其功力和深度表明了北大人文脉相继、薪火相传,学术之青春永葆。知名学者和著名论文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我们选中某篇论文,首先考虑的是该文确是为学术界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人以文名,文以人显,相得益彰,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北大寥廓辽远、星光灿烂的学术天地。

五十年的岁月,在人类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本刊来说却是十分丰富的一段历史。本刊经历并记录了那不同寻常的风云春秋中的一个难忘印记,留下了惊鸿一瞥、颇有意义的一页页真实影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双百”方针得以贯彻,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本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好时期。1995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之后,又连续荣获第一、二、三届国家期刊奖;2003年又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纪念本刊的五十周年呢?我们想起了李大钊先生于1922年北大校庆25周年时发表的感言:“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那就是本校的光荣了。”他进而又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这些话意味深长,发人深省。校庆如是,刊庆亦应如是。士志于道,我们编辑部成员与学术界同仁以道相期,本着追求“学术上的建树”的精神主旨,决心拿出有价值的“学术上的纪念作品”。因此,我们决定把五十年来本刊所载学术影响至今流播不息、惠及当代和未来的优秀论文精选出来,汇编成册出版。这件工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精选论

文过程,是一个回顾的过程,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本刊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和学术发展的有意义的轨迹。二是纪念论文集的出版,重温这些熟悉的名字,重新阅读他们的论文,学习他们治学的路径和风貌,可以说是对一贯支持本刊但已经谢世的作者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健在的作者的最诚挚的感谢。

纪念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展示,但决不是炫耀。荣誉已成为过去,责任将永远伴随我们前行。在回顾和展示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报是大学的文化品牌。作为学报工作者,我们要无私献身学术,精心铸造品牌。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和懈怠。我们决心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以改革为动力,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在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奋斗中,努力去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本书的书名冠以《学术的风采》,含有我们一点特殊的用意。在1988年纪念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时,北大人编辑出版过一本题为《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的书,老中青三代北大人用饱蘸感情的笔触和散文诗般的优美文笔,抒发了北大学者和学子们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一版再版,广为流传。现在这本集中反映北大学者学术成果的书,我们想到应该取一个与之相呼应的书名,以便引发读者的联想,构成介绍北大精神和风采的精彩系列书。

《精神的魅力》和《学术的风采》,从不同的角度向世人提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学术追求和事业追求、人生追求,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才华、聪明睿智和胸襟操守、冰雪人格。这两卷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进北大人的精神家园,读解北大人的学术风采,品味北大人的多彩世界。作为求学于斯供职于斯的北大人,这是我们的由衷的愿望。

祝愿北大人的精神的魅力永远馥郁芬芳!祝愿北大人的学术的风采永远绚丽多姿!

2005年春风中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目 录

前 言	程郁缀 龙协涛(1)
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	侯仁之(1)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	
——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	翦伯赞(29)
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	
资本主义的萌芽	许大龄(76)
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	商鸿逵(113)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马寅初(135)
国际法当今的动向	王铁崖(183)
邱濬——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	赵 靖(199)
评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的建立	胡代光(211)
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	肖灼基(228)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陈岱孙(243)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曹凤岐(249)
论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沈宗灵(261)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是当代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赵理海(273)
关于生育率下降如何影响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探讨	曾 毅(287)
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梁 柱(306)
新中国建立以来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	雷洁琼(320)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	袁 方(333)
中国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	林毅夫(345)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352)
论“一国两制”下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关系	萧蔚云(380)
论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厉以宁(393)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罗荣渠(406)
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	闵维方(430)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马 戎(437)
后 记	程郁缀(451)

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

侯仁之

一、绪 论

北京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三面有丛山环绕,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可以叫做北京小平原,因为其形势犹如海湾,所以又叫做“北京湾”。北京城址距离西山最近,正当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背脊,地形由西山山麓向东逐渐倾斜(图1),同时京西山地又是华北降水量最多的中心地区之一,因此北京地下水的储量相当丰富,凿井汲水,问题不大。但城郊附近,除有少数泉流分布外,更无天然大河或湖泊可资利用。因此在北京都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实际需要的增加,地上水的来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初是为了灌溉用水,曾不得不开凿人工渠道,从永定河引水东下,用力虽大,效果却很难持久。其次,当北京开始形成为封建时期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之后,为了营建宫苑、点缀市容,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凿运河、运输漕粮,历代都城的建设者,也曾多方设计,开发水源,在企图打破自然条件的这一限制上,表现了高度的智慧与技术,但仍然没有得到最有效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建立为人民的首都,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建设时期。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的首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大都市,它不但具有雄伟壮丽的市容,从而在体形上来反映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更重要的乃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首都还一定要有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从而在本质上把一个一向是消费的城市改造为一个强大的生产中心。为了胜利实现我们首都的建设计划,如何解决水源的问题,又以新的意义和要求,提到日程上来。为了美化我们的首都,我们需要充足的水源;为了改善环境卫生,我们需要充足的水源;为了开辟运河便利交通,我们需要充足的水源;最后,为了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化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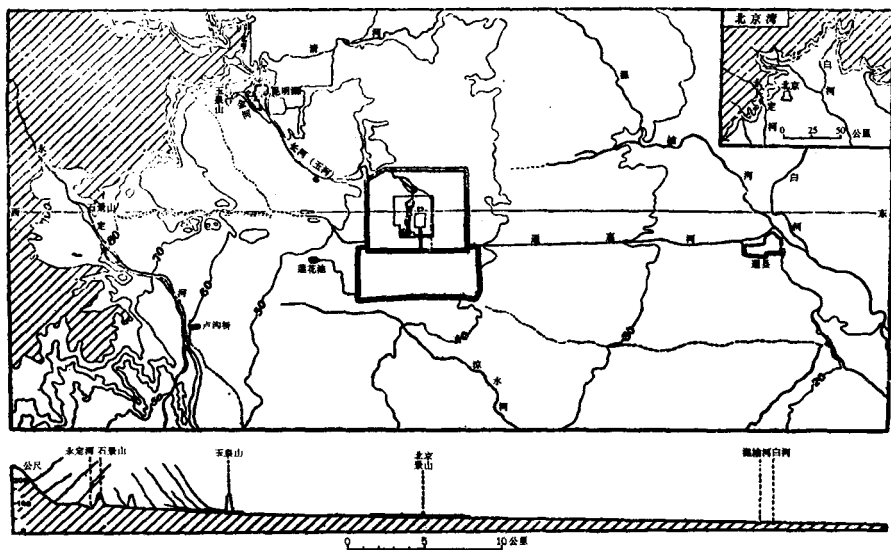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附近地形及其剖面图
(根据前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剖面图垂直比例为水平比例的20倍)

业,我们更是需要充足的水源。水源的缺乏,确曾是北京城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自然条件上的极大限制,但是在今天,我们却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来打破这个自然条件的限制,改造地理环境,为首都的建设开辟广阔的道路。为此,有必要把过去长时期内随着北京都市的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开辟水源的工作,作一总结性的检查,并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

二、北京历史地理上第一个大规模的 灌溉工事及其水源

早在第三世纪中叶魏蜀吴三国分立的时代,就在今日北京,亦即当时的蓟城附近,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灌溉工事。主持这个工事的是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他负有领导军事防守北边的责任^①,历史记载说:

^① 《三国志·魏志》卷十五《刘馥传》附子刘靖事迹,谓靖由大司农卫尉进封广陆亭侯,又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又清·洪皓孙《三国职官表》:“镇北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太和中置”(《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页2790)。

靖以为经常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庚渠陵大遏水,灌溉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①

这是说:他为了军事目的,屯田守边,因而在蓟城附近,修筑灌溉工事,开辟稻田,很有成效。

这里应加说明的是刘靖在蓟城屯田守边,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首先,蓟城在防守北边的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方的游牧部族只有经过这里,才能比较容易的侵入华北大平原。因此,对华北大平原上的汉族来说,蓟城也正是必守必防之地。^②其次,东汉末年,地方势力割据混战的结果,民散田荒,军队乏食,曹操曾在他所统治的区域内,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收到了极大的效果。^③刘靖之父刘馥,受操命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实行屯田,大兴地方水利,很有成绩。^④当时屯田制度既广被推行,刘靖的父亲又是实行屯田、开发水利卓著成效的人,这也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⑤因此,在他出任镇北将军来到幽州之后,也就在蓟城附近推行起屯田制度来。

据文献记载,刘靖在这一次的屯田工事中,曾因疏凿渠道,开辟水田,而使灌溉面积达到二千顷。其后十多年,又经过后人进一步的发展,灌溉面积竟增加至“万有余顷”。^⑥这一具体数字虽可怀疑,但广大灌溉区的存在却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一广大灌溉区如何取得足够的水源,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有一项极其重要的资料,就是当时详载刘靖及其继承者兴修蓟城水利的石刻碑文(简称刘靖碑),全部被保留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里。根据刘靖碑及时代稍后之《水经注》中有关的记载,并参考今日地形,大约可以推求当时蓟城的城址所在以及附近河流的分布与地方名称,略

① 《三国志·魏志》卷十五《刘馥传》。按“庚渠陵”应作“庚陵渠”,详见下文。

② 侯仁之:《北京》一文中简要说明(《旅行家》月刊,1955年1月号,页4)。

③ 详见《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开明《二十五史》本,页1153)。又《资治通鉴》有如下记载:“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祇请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祇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兵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廩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清光绪蜚英馆石印本卷六十二,页4—5)。

④ 同前《刘馥传》:“建安初……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陂,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⑤ 同上称刘靖为政,“有馥遗风”。

⑥ 酈道元:《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十四,页7—8。

如图 2,^① 这是与今日情况迥不相同的(比较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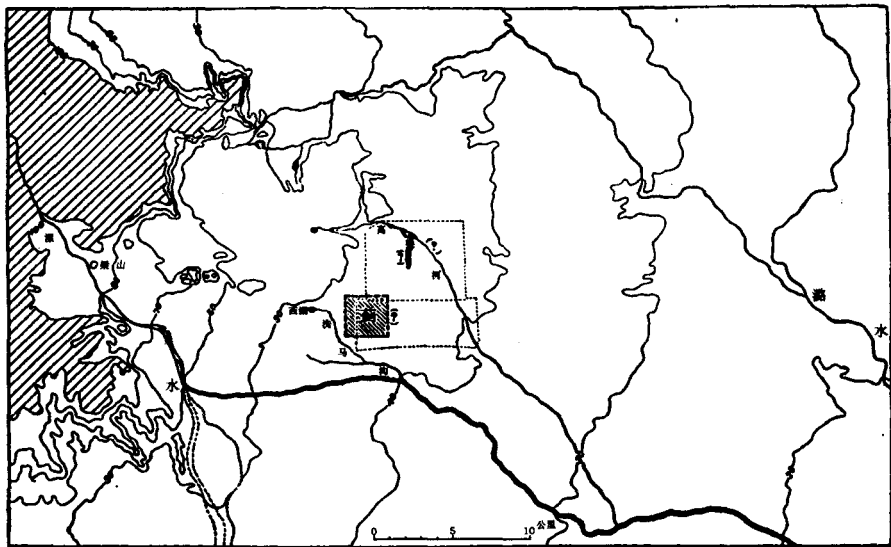


图 2 第三世纪蓟城附近河流复原图(底图用今日地形,以下各幅同)

碑文还记述到刘靖曾“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这是说他确实是在经过实地勘察之后,才决定分漯水(今永定河)之流,从而在梁山(今石景山)以南,傍河筑坝,障水东下,名为戾陵遏(堰)。自戾陵遏以下所凿引水渠道,命名为车箱渠。^② 车箱渠下游与高粱河上源相连接,^③ 并利用高粱

^① 高粱河故道,在现今城区以内,极难确定。图中所绘,有极大任意性,只有等待更多的地下发现或进行地下钻探,才能比较正确的指示出来。其上游自今紫竹院至高梁桥一段,大体无何变动。其下游在今左安门外经十里河而南,尚有故道可寻,河床宽可四十余公尺,每年雨季仍为城东南郊排水宣泄的道路。前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顺直地形图“北京及其附近”幅与“通县——香河”幅(1:50000,民国十七年印)可参考。

^② 原碑文所记如下:“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粱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同上,页 7)。所以称戾陵遏(或堰),酈道元有解释曰:“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同上,页 7)。至于车箱渠,其故道屢为后人所沿用,企图从永定河引水,以为北京城之用。今在石景山迤东,八宝山迤北,有东西方向之旱河一道,即其遗迹,详见下文。

^③ 高粱河上源,本出今西直门外紫竹院(今辟为公园),其地有泉。详见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地理学报》第 18 卷,1—2 期合刊,1951 年 6 月,页 7),及《迎接北京建都八百周年——八百年来劳动人民改造首都地理环境的两件大事》,((《地理知识》)1953 年 1 月号,页 4—5)。

河作为灌溉干渠(参看图3)。

高粱河原是蓟城郊外的一条小河,水量有限,车箱渠的开凿,分漂水以入高粱河,并就高粱河沿岸实行灌溉,可说是事半功倍了。而且戾陵遏的地点与车箱渠的位置也都选择得十分得当。梁山以上岸高水深,由于当时工程技术的限制,无法分水东下,同时车箱渠的开凿也恰好是沿着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背脊,自西而东,与地形的自然坡度,正相符合。这都足见当时勘测的精细,设计的周详,绝不是贸然用事的。这是公元250年(魏齐王芳嘉平二年)的事,去今已经整整1750年了。到了公元262年(魏元帝景元三年),樊晨重修戾陵遏,并广开引水沟渠,扩大灌溉面积,刘靖碑记道:

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迳渔阳潞县,凡所润舍;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①

其下又进一步描写平地开渠引水灌溉的盛况说:

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漉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

纵使文人的描写有几分夸张,当时水利之溥也是可以想见的。这里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樊晨重修戾陵遏之后,又如何把河水经过车箱渠引向蓟城西北以灌溉昌平渔阳潞县一带的农田,关于这一点,史文全无记载,当时的旧迹至今也已湮废,不可复寻。现在只是根据地形加以推测,或许今日坝河河床,即是当时灌溉干渠的遗迹。总结以上讨论作第三世纪中叶蓟城附近戾陵遏——车箱渠灌溉干渠意图图(图3),如果这幅意图图去事实还不远,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第三世纪中叶,人为的沟渠,就已经穿行蓟城附近把东西相去约有四十公里的两条大河——漂水(永定河)与潞水(白河)——连接起来了,这一事实对于后来解决北京水源的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过,这次大规模的灌溉工事,并未能继续很久,除去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外,从引水工事本身来说,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永定河流量极不稳定,每逢夏季,洪水暴涨,拦水大坝,常为所毁。同时车箱渠坡度过陡,也很容易导致水灾,例如刘靖碑就有如下的记载:

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戾陵]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

① 酈道元:《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十四,页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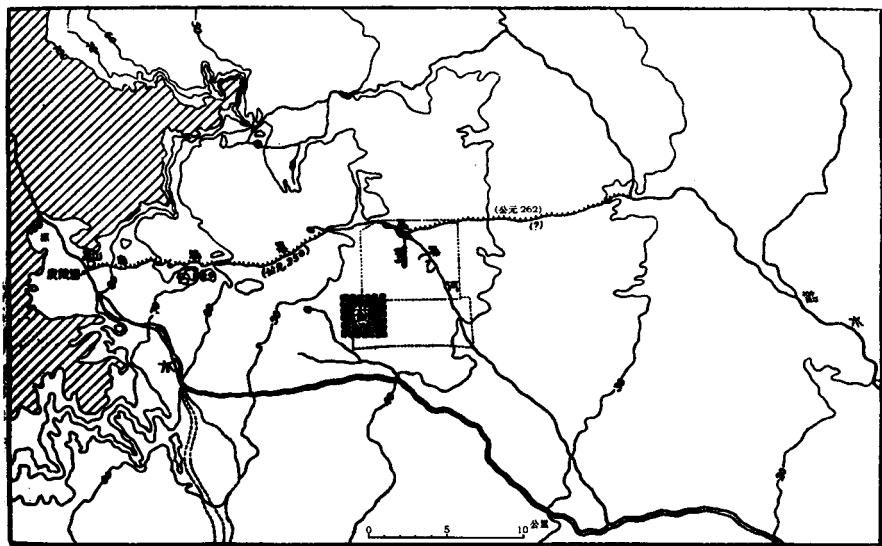


图3 庚陵遏——车箱渠灌溉干渠意想图

月，洪水暴出，毁坏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车箱渠，所在漫溢。^①此后又经过一度修治，^② 历史记载也就再无下文了。

自从庚陵遏的灌溉工事创立以后，一直到金朝初年在这里(蓟)建都为止，前后九百年间，蓟城附近，^③ 只有一次较大规模的灌溉，见于记载，这就是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幽州刺史斛律羨，曾导高粱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也很有成效。^④ 但这在增辟水源的问题上，关系不大，此处可以从略。但是一旦到了金朝建都之后，对于水源的要求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① 郦道元：《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十四，页7—8。按晋元康四年去魏嘉平二年刘靖之初立遏，共四十四年，去魏景元三年樊晨之更制水门只三十二年，此谓积三十六载，不知从何时算起，抑或有错字？

② 同上。

③ 辽改蓟为析津县，北京之古地名“蓟”自此遂废，此处为叙述方便起见，故统称曰蓟。今京东有蓟县，与北京古地无关，不可相混，顾炎武已尝言之：“《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日知录》卷三十一，“蓟”条）。

④ 《北齐书》卷十七《斛律羨传》（附见《斛律金传》）。按易京水《水经注》作易荆水，相当于今之温榆河。

三、北京作为封建统治中心以后的水源问题

十世纪初叶以后,北京逐步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最初是辽朝于公元 938 年(辽太宗会同元年)在这里建立陪都,号曰南京,^①但是并没有把南京作为真正的统治中心。到了公元 1153 年金海陵王才真正在这里建都,改称中都。^②此后,元明清三个朝代,也都相继建都于此,其间虽有暂时的中断,但在北京城整个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金中都城是因袭辽城旧址而扩建的^③,元朝初年另筑新城,叫做大都。明朝初年再加改造,正式命名北京,这就是现在北京的内城。中叶以后更筑外城,最后完成了今日北京内外城凸字形的轮廓。清朝一代完全因袭明城,没有改变(图 4)。

北京建都之后,历金元明清四朝,城址虽有迁移,对于增辟水源却存在着共同的要求。首先是为了配合都市设计、辟治苑林,不得不寻求水源;其次为了开凿河道、运输漕粮,更不得不寻求水源。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个封建大帝国的统治中心的要求,而农田的灌溉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这期间水源开发的经过,极其复杂,有分别讨论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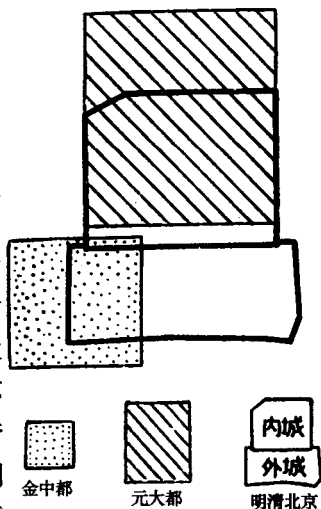


图 4 金元明北京城址变迁示意图

① 都城在临潢(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东北),称上京。另设中京(大定)、东京(辽阳)、西京(大同)与南京(析津、幽州蓟县改),皆为陪都。《辽史》卷四十八《百官志》四曰:“辽有五京,上京为皇城,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

② 《金史》卷五,《海陵纪》:“贞元元年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按燕京即辽南京,《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自唐而晋,高祖以辽有授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

③ 辽南京城因袭唐幽州蓟城旧址,未有改变。金改中都,始扩而大之,见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二十七,“辽燕京”及“金广燕京”两条。但赵氏以为所扩大者只有东南二面,实际上西面亦有扩大,其西南角土城遗址今尚存,可以为证。自明末以来讨论辽金城址者甚多,诸说多不一致,其详当另为文记之。

(一) 金中都城的水源

1. 宫苑流水的导引

金中都城是在北京早期的城址上所建立起来的最为壮丽的一座大城,^① 1150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动工扩建,在扩建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是都城以内开辟宫廷苑林的用水。在我国的城市建筑史上,历代封建帝都的设计,宫苑布置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宫苑必须具有美丽的风景,而构成美丽风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水。例如在汉唐长安与隋唐洛阳城的设计中,都曾大量引用流水点缀宫苑,其中尤以唐长安城最为典型。在封建帝都的设计上宫苑流水的导引既已成为一种传统,因而被导引的水流也就逐渐获得了固定的名称,如金水河太液池一类名称不但见于元明以来的北京城,而且见于古代帝王的都城。^② 金朝的统治者是一个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部族,事事仿效汉族制度,都城的设计也不例外。^③ 当时为了解决宫苑用水,就在扩建旧城时,把原在西郊一条名叫洗马沟的小河,有计划地圈入城内,并且流贯皇城西部,造成一个极其重要的苑林区,名叫同乐园,又称西华潭或鱼藻池,也就是中都城中的太液池。^④ 下游流经皇城南面正门(宣阳门)前龙津桥下,斜穿出城,流为南护城河(参看图5)。南护城河西段,别有水源,出中都城西南近郊流泉,^⑤ 傍中都南墙东注,即今凉水河之上源。^⑥

洗马沟的上源,古称西湖,《水经注》中有很好的一段描写说:

① 见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二十七,“金广燕京”条。

② 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帝王阙内置金水河,表天河银汉之义也,自周有之,”(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页8)。太液池之名也很普遍,如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皆有太液池(见《三辅黄图》卷四、“池沼”条,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条)。

③ 同前,“金广燕京”条:“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汴京即北宋都城汴梁。

④ 《金台集》:“西华潭金之太液池也”(震钧:《天咫偶闻》、光绪甘棠转舍刊本、卷十、页21引)。又《大金国志》:“西至玉华门为同乐园,蓬藻、柳庄、杏村尽在于是。”(同上,页21引)按玉华门为中都皇城之西门。

⑤ 以上有关龙津桥位置及河流与城濠之关系,系根据楼钥《北行日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上,页31—32)、范成大《揽轡录》(《丛书集成》本、页3)及《石湖集》(《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页20引),以及周辉《北辕录》(同上卷三十七、页20引)等书记载推求而得。其详当另写专文讨论。又元泰定刊《事林广记》中附有“燕京图志”、当有参考价值,惜未能见。至于中都南护城河西段,上源所在,今名水头庄,顺天府旧志曰:“百泉溪在府西南丽泽关,平地有泉十余穴,汇而成溪,东南流入柳村河,”(奉宽《燕京故城考》引,见《燕京学报》5期,页894)。按柳村河即金之南城濠,遗迹仍在,柳村的名称也相沿未改,今在河南岸,与河北万泉寺相望。奉宽以为百泉溪丽泽关即今莲花池,非是。

⑥ 今凉水河下游,当即曹魏时漯水故道,见图2。

洗马沟……水上承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①

这里所说“侧城南门东注”者，所指的是北魏时蓊城的南门，至金则已包在中都城內。洗马沟的上源既然早已成为蓊城西郊的一个名胜，那么它的下游被圈入宫苑也是很自然的。其后元朝改建大都城，这一带地方又成郊外，演变至今，虽已历六百余年，但是旧日河湖痕迹，也还依稀可见。以地理位置推求，古时西湖即是今之莲花池，由莲花池东南流之小河，即是古之洗马沟，不过其下游已被导入今日外城西护城河，^②与今日之凉水河不复相通。今环城铁路广安门车站以西一带浅湖，当即金皇城內之西华潭遗迹。为易于了解起见，作今昔比较图如下(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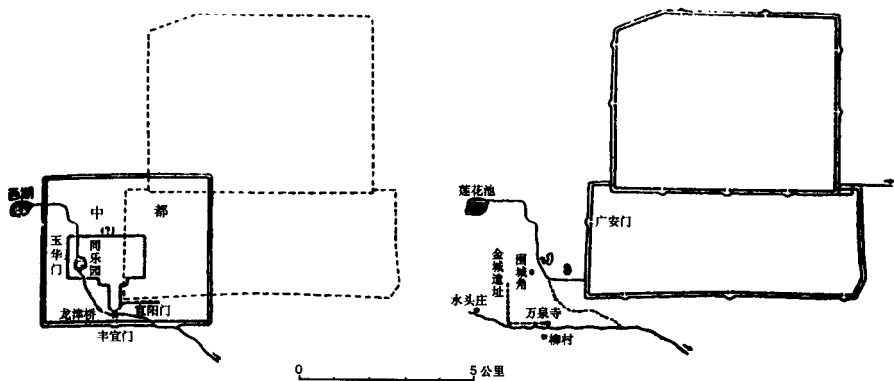


图5 金中都城宫苑水道及其遗迹意图

2. 近郊运河的开凿

宫苑用水，数量有限，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为了开凿运河，如何寻求水源，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首都运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敛全国农田赋税中一部分食粮，集中到都城，用以供应封建帝王的挥霍及其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的开支，这就叫做漕运。其次才是各种货物的运输，主要也是供给都城的消费。金朝在中国的统治虽只限于淮河秦岭以北的部分地区，但还是想尽了办法把华北大平原北部的粮食，经

① 《水经注》卷十三，页21。或以西湖即昆明湖，误。

② 据民国四年(1915)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制“实测京师四郊地形图”，莲花池东南流之小河仍存有南流入凉水河故道，今于航空照片上尚可隐约见之。